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又少一人 张秀红昨天去世,享年90岁

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余106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历史的见证者张秀红老人昨天去世
资料图片



2007年,张秀红首次公开发表证言,一位日本友人深受触动,当场下跪道歉 CFP供图

噩梦

11岁时 惨遭日本兵蹂躏

据了解,张秀红在生前曾经参与过纪录片《幸存者——见证南京1937》的拍摄,有一集《张秀红——沉默的伤痕》,详细讲述了张秀红在1937年的遭遇。

纪录片中,张秀红回忆了那段历史。“那时候日本人到中国来,我就住中和梗。”1937年,张秀红一家住在南京城西沙洲圩一带,以务农为生,家中有祖父、父母还有弟弟,共5口人,张秀红家有十几亩地,以种田卖菜为生。

1937年,张秀红刚满11岁,宁静的生活彻底被打破,“日本人从大胜关、双闸方向过来,正好走中和梗,走到我家门口。”张秀红说,家里的房子被子都被烧了,只能睡在田里,用稻草盖在身上。

父母被迫离家逃难,张秀红陪着年迈的祖父守在家中,没有想到,更大的灾祸降临,“一下给日本人发现了。爷爷抱着我,日本人就用刺刀戳他,脊背戳得都冒血了,我看着爷爷说,你把你丢下来算了,我们都是死。”

后来日本兵把张秀红拖走,“拖到房子里面,哭也不敢哭,一哭就用刺刀在我身上划。把我衣服一起扒掉了,把我腿撕开了,就给他弄了,弄过以后,腿张开不能动了,昏死过去了,看我不动了,他走掉了。”

张秀红曾经拥有一头乌黑的长发,但经历这场噩梦之后,她剪掉了头发,“我要是再给日本人逮去,就死了,所以我把头发剃掉了,装男娃。”她开始像男孩一样说话走路做事,但即使这样,还是逃不过日本兵的折磨,“叫我去挑东西,拿抢拐子捣我,脊背戳烂了,疼死了。”

坚韧

曾在日本8个城市发表证言

对张秀红来说,结婚曾是件不敢想的事,那段黑暗的印迹,让她永远不能释怀。后来,她遇见了同样是幸存者的赵广福,“我把事情告诉他,他同情我。”

1948年,22岁的张秀红嫁给了大她两岁的赵广福,一年之后,张秀红怀孕了。“生了五天才把儿子生下来,接生的医生说,你的子宫都歪了,我帮你矫正可以再生,我说我不要生。”对张秀红来说,生育是痛苦的回忆。丈夫一直想再要个女儿,却未能如愿。

2006年8月,张秀红接到日本友人邀请,思考了一年后,她于2007年深秋动身前往日本,张秀红用了一年多时间下定决心,把历史的真相讲出来。

2007年11月23日开始,张秀红在儿媳的陪伴下,走遍东京、大阪、名古屋等日本的8个城市,每到一个地方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每次讲起这段经历,她都泣不成声,而这一年,张秀红已81岁,距南京大屠杀过去了整整70年。

昨天下午,现代快报记者拨通了张秀红儿媳蒋女士的电话,她说,老人因肠梗阻离开人世,“她疼得直哼,我问她要不要吃东西,她摇摇头,然后就走了。”

蒋女士说,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之前每年这一天,张秀红都要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身体原因,实在去不了,在家看电视的,看了一会儿,她说不看了不看了,看得心里不舒服。”蒋女士说,张秀红当时已经基本不能吃不能喝了。

痛惜

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余106人

最近两个月,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去的速度令人惊愕:11月7日11时53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钟去世,享年90岁;11月10日19时30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任静萍去世,享年94岁;11月12日凌晨4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宝珠去世,享年89岁……一周内三位幸存者撒手人寰。11月26日,89岁的张福智老人离世后,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8位。12月8日早7时,谢秀英老人去世,享年93岁。

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仅存106人,平均年龄超过85岁。

上世纪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登记。彼时,登记在册人数超过千人。“去年11月,我刚刚担任馆长时,还有122名幸存者,”提及幸存者的离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止不住地惋惜。他说,20日上午,纪念馆工作人员将前往张秀红的家中吊唁。

张建军说,近年来,纪念馆一直在打捞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记忆。今年,该馆与南京大学合作,共同启动“50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调查”行动。此次活动对目前健在的、对南京大屠杀有清晰记忆且身体状况良好的50位幸存者,进行口述史调查与采访。

感悟历史

南艺纪念性景观设计课题展开幕 用空间诉说 “不能忘却的纪念”

12月19日,以“不能忘却的纪念”为主题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性景观设计课题作业展开幕,现场展出了40多件由南艺学生设计的作品。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表示:“公祭日刚刚过去,这一展览既是对战争与历史的反思,也传递了当代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希望激发年轻一代对于历史事件的反思。”

见习记者 赵冉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杨菲菲

连续5年以纪念馆为设计对象

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此次展览展出的所有作品,都来源于南京艺术学院设计学院经管设计专业学生的《景观系统设计》课题作业。事实上,从2012年起,每年的《景观系统设计》课程都有“纪念性景观”这样的课题,而江东门纪念馆已经连续5年成为了该课题的设计对象。

开幕式上,南京艺术学院的教授刘樵表示,一直坚持选择江东门纪念馆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是惨绝人寰的巨大创伤事件,高度原发、独一无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现在的纪念馆就是当年历史事件的遗址,本身也很具研究价值。”

刘樵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每年都会让大三的学生来进行设计。

学生们在设计中感悟历史

现代快报记者在现场展览中发现,尽管题材沉重,很多设计者还是从中提炼出了很多积极向上的主题,比如“重生”“涅槃”“希望”“不屈”。

在展览作品《切肤之痛》前,刘樵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是2013级毕业生郑天和、李莹的设计作品。我觉得这个设计作品相当不错。”刘樵表示,作品中有很多锋芒性的东西,比如尖锐的建筑,就像很多锋利的碎片一样,能感受到其中的痛,“中间还设计了一个绝望体验区,道路非常曲折,而且两边墙壁倾斜也有一种压迫感。”但设计者在最后跳出了“仇恨”本身,“设计的游览路线,先压抑,后绝望,最后走出来,到达一个象征和平的地方。”

刘樵表示,大部分同学在设计中不会一味依从战争,也不会在仇恨中丧失自己对和平的向往。



师生们在讨论设计作品模型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顾炜 摄